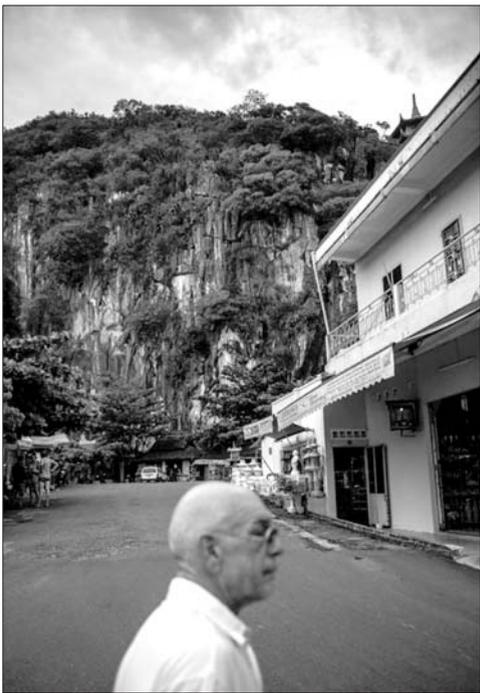


23日至25日,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越南,并送上了一份“大礼”——宣布全面解除武器禁运。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称,两国关系已经“完全正常化”。然而,对一些美国人来说,他们对待越南的态度很难回归“正常化”——这些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,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心灵上的折磨。越战结束40多年后,他们中的很多人重返这片曾经的战场:有的是因为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,有的则是为了“赎罪”。

40多年后,老兵们重返越南



克拉克现已定居越南,他背后就是岷港的五行山。



拉里·维特尔家中挂着他和越南妻子的结婚照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回越南“重获新生”

在越南中部城市岷港的五行山下,不少妇女戴着圆边帽,贩卖越战纪念品。岷港濒临南海,1965年第一批美国海军在越南登陆时,他们从这里上岸;后来,这儿又被建成美军在越南的空军基地。

时间拨回到1968年,当时的美国大兵大卫·爱德华·克拉克就驻扎在五行山后的军营中。“那时有规定,我们出营帐必须带枪。”他说,“我每天带着一把M16步枪走来走去,在遇到的每个越南人面前故意露出来——不管他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,我就想让他们怕我。只有这样,我才觉得自己活下来的机会更大。”

越战结束后,克拉克回到了美国,但提到回国后的生活,他用一副大墨镜遮住了眼:“回国后的每一天,我都在那些与越南相关的记忆里挣扎——我经常在梦中惊醒,浑身都被汗水湿透。一次我半夜醒来,想在房子周围设上一圈埋伏,因为我怕越南人会来抓我。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酗酒,所以我天天喝得酩酊大醉。”

近40年后,克拉克又回到了这里。这次,他不是为和越共打仗而来,而是来这里寻找自己的新生活。2007年,克拉克再次踏上了越南的土地,生平第一次爬上了五行山顶。“站在山顶,我内心获得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宁。再也没有从空中投掷下来的炸弹,再也没有盘旋在头顶的直升机轰鸣,再也没有此起彼伏的枪炮声。我这才意识到,战争真的已经结束了。”

今年已经66岁的克拉克

不是个例。像他这样的美国越战老兵还有100多人,他们时隔多年后重返越南居住,渴望在这儿重获新生,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住在岷港。

当年的战场 现已生机勃勃

据统计,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已经有上万名越战老兵重返越南,再来看一眼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,不过来“参观”的多,定居的少。实际上,直到1975年解放西贡(现在的胡志明市)时,还有很多当年的美国大兵不知道他们打这场仗的原因。

同样66岁的理查德·帕克就是如此。“越战前,我被洗脑了——我只知道自己要去杀(越南)共产党。”他说,“可当我要离开越南时,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。他们根本就不是美国政府所说的那么‘危险’,他们只想种水稻、生小孩而已。”

帕克说,他在越战后“完全失去了自我”。近20年的时间,他沉溺于酒精、毒品和滥交。“我就像个流浪汉,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,没人关心我是死是活。”他还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这种病至今仍让11%的越战老兵饱受折磨,上万人因此自杀。

重返越南给帕克带来了希望。“在某种程度上,我得到了慰藉。有时我会到以前的战场上走走,当初那里一片狼藉,如今已是人烟旺盛,充满生机。”

年过七十的查斯·雷斯曼胡子都已花白了,他和其他志愿者们一起前往越南中部高地的贫困地区,把食物、衣服、毯子等物资分给需要的人。一趟旅途下来,他们能援助65到300户人家。“越战期间,我同情越南人民,但我被告知不能信任他们。如今,我告诉他们,我爱他们。”他说。

他们娶了越南妻子

今年73岁的拉里·维特尔已经在越南定居。在他宽敞的家中,挂着美国和越南两国的国旗;沙发上方,一张结婚照格外显眼——今年夏天,他刚和自己的越南女友段哈结婚。

当2012年维特尔来到岷港时,他原本只想在这儿呆三个月,帮一户人家照顾两名因“橙剂”而致残的男孩。“橙剂”是越战时期美国在非军事区大量喷洒的一种化学物质,战后,“橙剂后遗症”逐渐显现,很多儿童因此罹患癌症、畸形、瘫痪等病。

“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。”维特尔说,“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,那我就尽到自己的义务。我们在这儿做了太多错事。”正是这种负罪感,让维特尔在结束三个月的志愿服务期后没有返回美国,而是留在了越南,为一家旨在介绍越战遗迹的网站工作。

定居越南后,维特尔阅读了大量有关越战的资料。“战后我有很多疑问,但没人能为我解答,所以我干脆自己寻找答案。可读的资料越多,我就越不明白为什么当年要到越南打仗。”他说,“如果我是越南人,我也会和越共一起抗击外敌。”

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段哈眼含爱意地看着维特尔。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很大,段哈对越战也没有太多深刻的印象,但她爱他。“他是个好人,他对我好,对所有人都很好。”

克拉克也在两年前和一名越南女子结成了夫妻,这是他在1968年时从未曾想到的。“那时的我认为越南人肮脏低贱,但现在的我以住在越南为荣。我在这里重新找回了笑容,战争已经结束了,我也将在死后被葬在这片土地上。”动情处,他落下泪来。

个人意见

“裸投”简历更公平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在澳大利亚,华裔求职者要多投68%的简历,才能得到和白人一样多的面试机会。



一个人的名字叫“Shaojie”还是“Jade”,真的会影响她找工作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这事发生在华裔女子邵洁(音)的身上,当她用中文名字投简历时,得到的回复寥寥;而当她换成英文名字并冠上夫姓时,“Jade Scott”却能给她带来不少面试机会。

她的丈夫,恰好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多元化事务部部长罗宾·斯科特。妻子的经历引发了他的思考,他也知道,邵洁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。

“雇主不是那种公然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人,但他们还是会基于求职者的个人信息作出下意识的判断。”斯科特说。
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支持了斯科特的判断。数据显示,在澳大利亚,华裔求职者要多投68%的简历,才能得到和白人一样多的面试机会;澳洲土著居民需要多投35%,中东裔申请人需要多投64%。

于是,维多利亚州政府近日开始推行一项“裸投”简历的试点项目,为期18个月。求职者在申请工作时,可以隐去自己的年龄、性别甚至姓名等信息。参与这项计划的雇主包括州政府、警察局、大学和一些商业机构。

现在,邵洁的求职之路有了个欢喜的结局,她现在一家公共机构任职。她丈夫所支持的“裸投”简历试点计划,也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欢迎。

最后的道别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“如果不见她最后一面,他是不会甘心的。”在医院来来回回数次的克里斯说。

最终,吉姆坐着轮椅去看望了辛迪,和爱人好好告别。他尽全力握住妻子的手,直到力气渐渐消失。



吉姆迫切地想要见辛迪最后一面,虽然她已打了镇定剂,丝毫意识不到相伴24年的丈夫要与她作最后的告别。

克里斯说,他的父母是天作之合,他们从没想过要离开彼此一天。多年来,夫妻俩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,直到8年前吉姆被查出患有肺癌。2012年,他被告知还有10%的存活希望。经历了75次化疗和放疗后,吉姆最近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

第二天,辛迪心脏病突发,也被送进了医院。随后,吉姆病情恶化,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。当得知妻子就在隔壁病房时,他开始痛哭。已经说不出话的他,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出“妈妈”这个词给儿子看。

最终,吉姆坐着轮椅去看望了辛迪,和爱人好好告别。他尽全力握住妻子的手,直到力气渐渐消失,被带回自己的病房。克里斯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,好让母亲知道父亲生前最后的时间是和她在一起的。数小时后,吉姆离开了人世。

辛迪一醒来就开始询问吉姆的情况,却得知丈夫已经去世。现在,她回到家中休养。看到那张照片,辛迪说,它帮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